



##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二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6年10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  
纽约

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马来西亚)

嗣后:萨姆哈尼先生(副主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上午10时开会。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吉布提代表团团长罗布莱·奥尔埃耶先生。我现在请他发言。

奥尔埃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本届会议一定将是一届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们与你结识多年,我们向来钦佩和欣赏你孜孜不倦地积极工作的精神,言辞坦率和你作出的宝贵贡献。我们毫不怀疑,你独特的经验以及你对我们必须审议的问题的敏锐认识是我们这届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的好兆头。

我们还要正式对离任主席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在历史性的五十周年纪念会议期间的指导和重点明确的领导表示感谢。联合国今年的改革努力与活动的速度和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为在这个棘手问题上取得有意义和平衡的结果所做的努力。

我们还要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履行职责的毅力和奉献精神。联合国目前的资源不断减

少,作用和任务日益不明确,正处于艰难的时期。然而,面对种种不利的因素,秘书长保持了秘书处的连续性和职能,处理人类每天面临的挑战。

我国代表团依照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定和建议支持秘书长争取连任,以使他能够实现他的使命的目标。

五十年前,世界以极大的干劲、宏伟的远见和相当的乐观,走上了制止战祸、消除贫困和创建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世界的崇高征途。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不容否认的是人类现在具有实现我们为自己确立的目标的力量和资源。

然而过多的梦想仍然破灭。过多的潜力仍未发挥,而全球过多的地区仍存在着过多的冲突。联合国正为迎接更动荡的时代作好准备,然而它在面对“不改革就灭亡”的威胁时,却面临着破产。很明显,大会本届会议中弥漫着一种“照常行事”的宁静气氛——一种一切都良好正常的梦境状态。鉴于威胁本组织生存的可怕困境,这是否暴露出某种无可奈何?这是否是随着本十年开始的对新世界秩序的热切希望结束的开始?这是否说明为什么没有抓住处理我们当今紧迫问题的众多机会?虽然在政治上,世界可能处于流动和过渡状态,然而在经济上则获得空前水平的成果——足以让这个地球上的每个男女儿童享有幸福和安全的生活。

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只获得了极少的利益。事实是不祥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告诉我们,在过去十年中,大约70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于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感情真挚地提醒我们:有关发展中世界目前情况更好的看法,是当今的大神话之一。实际上,世界上五分之三的人口生活于贫困之中,数百万人被迫每年迁徙,15%的人遭受长期的饥饿与营养不良。所有这些都是世界食品生产和储存面临人口增长而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停滞大多数发生在非洲。

由于所有常常提到的原因——历史的、殖民的或当代的——非洲一直在自持增长的道路上落在后面。因此,50%的其各国人民生活于贫困中,生活质量并不指望在这十年中有所改善。虽然日益增多的有关非洲的消极统计数字倾向于掩盖正在该大陆很多国家进行的大量改革、多元化和结构调整的努力,对大多数人来说局势是具有生命危险的。

然而,几个有希望的迹象表明,非洲困境的程度已开始引起国际社会对它所需要的关键注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秘书长于3月发起的为期十年的《联合国全系统非洲特别倡议》。尽管该倡议与其说提供新资金,还不如说是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但它应证明是有益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上星期在其于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中正式批准了一项大幅度减少世界最贫穷和债务最重国家——大多数在非洲——的债务负担的计划,它与上述倡议一道,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如果目前的经济改革措施要取得预期的效果,免除债务尤其在扭转非洲日益严重的边缘化方面是关键。

然而下降、贫穷和失业的问题不只是非洲专有,它们可以在世界各个角落找到,如果我们要纠正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全球两极化的可怕速度,就必须认真处理这些问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说法,我们正在创建一个日益成为两个而非一个世界的星球。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下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以及把1997-2006这十年定为第一个联合国消

灭贫穷十年,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次机会,现实地重新作出承诺,以应付人类的这两个孪生灾祸。当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消除发展不足的办法在于接受私有资本刺激的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为此,世界大部分地区将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一模式。但随着过渡性发展所需资源,尤其是官方发展援助所需资源大幅度缩减,自给自足已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这种现象更为复杂的是,私人投资总额自1990年以来已翻了两番,但其方式却绕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并未解决其问题。

世界仍然充满危机。据说现在每年有多达25个复杂的紧急情况正威胁着全世界数千万人民,动乱正变得越来越大,造成更广泛的影响,而这种新一代的危机将继续下去,直到其根本的根源得到适当的解决。冷战的特征已失去意义,而旧的特征和敌意重新出现。很多民族国家失去了巨大的凝聚力,并正受到外部压力和内部紧张的冲击。由此出现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真空,为很多肆无忌惮和自封的“领导人”打开了缺口,他们渴望掌握权力,正重新煽动起潜伏于很多人心中的神话、激烈的偏见、仇恨和恐惧。他们利用象在波斯尼亚、索马里、柬埔寨和其他各地看到的暴力、宣传和恐吓,成功地使各族人民相互倾轧。可预见到的结果就是武装冲突数量的爆炸,伴随而来的是人与物质的广泛破坏,粗暴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种族清洗”。这种局势日益需要一个共同的国际行动以及一个强大、精力集中和公正的联合国。

联合国确实在很多情况下作出了积极反应。柬埔寨和莫桑比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一些危机证明是难以处理的,这正是因为任务的性质和各会员国的政治意愿,它们不断改变的观点和政策影响到尽早解决的前景。如果国际社会在危机局势中迅速行动,本可以通过迫使交战人员无条件地解除武装并尊重法治而拯救无数的生命并节约稀有的资源。

在很多冲突局势中广泛和肆意使用人体杀伤地雷始终是具有破坏性的。因此,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1996年8月30日发表的表示把扫雷放在高度优先地位的声明。维持和平行动把扫雷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效率将会大大提高。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值得赞扬的措施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除非国际社会对制造和埋设这种装置实行一

时禁止——如果不是彻底禁止的话。同样,我们希望《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通过,除向全面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迈出第一个可行步骤之外,也会推动更大的国际合作。

各种问题、冲突以及发展与国际合作的挑战的复杂性正日益增长。因此,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联合国系统需要更新并能够对这些同时的挑战作出反应,这是毫不奇怪的。

在过去两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大会一些高级别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广泛探索并审议了改革的问题,因为它们影响到财政状况、安全理事会的扩大、组成和透明度以及秘书处和大会。在这些努力中已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然而,各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政策、观点和利益。

正如人们可能预计的那样,各种思想和立场正在个别国家中急增,仅列举几个国家:美国、意大利、伯利兹和马来西亚。它们提出了建议和立场声明。包括非洲各集团在内的区域集团以及包括不结盟运动在内的各个联盟和同盟都有它们自己的立场。它们都在谋求地位,以促进和加强其个别或集体的利益。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僵局还远远没有结束,并仍然是最棘手的问题。真正的障碍是新的常任理事国的数目和组成,这必须包括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我们还必须承认,许多小国建设性地参加安理会表明,拥有庞大经济和众多人口不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唯一标准。

非洲大湖地区若干国家持续的紧张情况引起我国的关切。卢旺达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监狱人满为患、营地挤满难民以及司法进程步伐缓慢,这仅仅是继续困扰该国的几个问题。关于卢旺达问题的国际法庭已经开始运作,但人力和财政资源有限。这个法庭必须有效运作,因为它发出的信号对解决卢旺达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在毗邻的布隆迪,国际社会仍提心吊胆,害怕两年多前在卢旺达发生的恐怖事件会重演,在那里好几万人遭到屠杀。自1993年第一位民主当选的总统被军队杀害以来,布隆迪的死亡人数是十分吓人的,它标志着不稳定和暴力的来临。万一军队——自1993年以来军队是事实上的国家

元首和最高当局——仍然不准备接受民主当选的文职政府的权威,我们便可能有发生无法控制的流血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在解决布隆迪败局时面临的真正问题。吉布提全力支持该地区各国为实施制裁所作的努力,其目的是迫使布隆迪行政权恢复制宪秩序和法治,并将政权交给合法当选的政府。

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爆发的暴力使我们看到中东和平前景惊人恶化。以色列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圣地之一,东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下面打通地道的行径是对国际舆论不尊重和藐视的又一例子,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顽固统治东耶路撒冷的又一例子。

很难否认以色列的最终目的是改变基本原则——事实上单方面重新确定和平进程,从而倒退并逆转前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多年来的艰苦工作、让步、牺牲和诚意。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在全世界注视下,以色列竟然完全不顾奥斯陆、华盛顿和平协议和联合国决议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公然奉行制造“既成事实”的政策,而上述所有原则都强调以归还被占领土换取和平。上周在华盛顿开始的内塔尼亚胡先生和阿拉法特先生之间目前的会谈既未产生任何结果也未解决任何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所见到的却是以色列许诺或承诺要继续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但是对于业已一致同意的事项既无行动,也未许诺要执行或甚至考虑开始最终地位的谈判。

阿拉伯的幻灭之深是明显的。新政府奉行的强硬政策无疑是给仇恨和暴力火上加油。吉布提希望理智获胜,并呼吁关键国家和地区继续为提出必要的方向、领导和保证以回到先前的各项承诺。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作出了这么多牺牲,并有这么多的利害关系,我们一定不要放任和平进程自流或消亡。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强调6月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对以色列的紧急呼吁,呼吁它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第338(1973)号和第425(1978)号决议在马德里会议框架内恢复和平进程。

海湾地区对被伊朗所占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个岛屿的情况表示关切,我们也同样感到关切。我们希望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

索马里继续在苦难和政治僵局,缺乏结构、经济、稳定的文明社会或合法权威的循环中生存。更令人不安的是,既无和平也无战争,冲突有增无减。摩加迪沙及其声名狼藉的军阀仍是索马里的主流。尽管进行了几乎五年不停顿的战斗,仍无妥协或和解的迹象。少数人的权欲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灾难,其情况几乎是十九世纪时的翻版。对于索马里的可悲状况,除了责备军阀以及他们未能听从理智和达成协议外,简直无法指责他人。领导人的这种近视看来直到一个派系获胜之前似乎不会改变,而这要好几年才会发生。在此期间,人民蒙受苦难,全世界在注视着。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索马里仍然是日益恶化的悲剧,是国际社会未尽的一项事业,是国际累赘并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它不会仅仅因为我们拒不处理而消失,它将肯定继续成为《联合国宪章》上不可磨灭的污点。

我们越早考虑这个败国——它在大会堂内一局势的深远影响,对索马里人民和国际社会就更为有利。

索马里完全被一场它无法自拔的漫无止境的动乱所吞噬,它需要帮助——我们的帮助。

举行大选使波斯尼亚事件达到决定性关头。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企图通过使用暴力和恐吓阻挠正常化进程,这增加了要求分裂的压力。但是造成沮丧和混乱的一个问题是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不愿拘捕主要的波斯尼亚塞族战争嫌疑犯——卡拉季奇和姆拉吉奇——他们被指控策划、计划和命令在波斯尼亚进行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到目前为止,对战争嫌疑犯发出了74份逮捕令,但只有8人在押。这一事实可能反映了一项政治决定,但它是一项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其影响可能在波斯尼亚境内和境外长期伴随我们。

最后,我要提一下同我自己那部分地区有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地球上的角,非洲之角看来正处于新的乐观和复兴时期。必须维持它。区域经济正在缓慢而稳定地从过去动乱的影响中复苏,对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份。吉布提同其各个邻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能对邻国的经济和贸易现实无动于衷。

在过去的20年里,非洲之角发生了各种冲突和内战,这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在我的面积很小的国家里,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的数量已经多得无法承受,尽管我们继续承诺照顾这些人,但这样做给我们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如果不是灾难性的,也是无法抵御的。

吉布提处理区域事务的方式是建立在相互尊重、温和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非洲之角的全体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在双边和必须重新振兴的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的框架内,解决贫穷、冲突和不发达等共同问题。

吉布提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鉴于正在进行的复员进程,我们需要国际捐助方给予慷慨捐助。为此,我们计划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主持下明年初举办一次圆桌会议,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区域不稳定造成的累积影响。我们做出了勇敢的努力,而且仍然相信各捐助方会与我们合作,以克服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为我们的国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外交部长阿卜杜勒·萨马德·阿扎德先生阁下发言。

阿扎德先生(孟加拉)(以孟加拉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请接受我们对你担任你的崇高职位的衷心祝贺。你被一致推选是对你的伟大国家的赞扬,而我们同贵国享有友好和兄弟般的关系。同时,这也证明你具有的外交才干和在本世界论坛上的个人地位,因为在这里,你曾多次非常雄辩地表达了国际社会的关切,特别是那些受排挤和脆弱的群体的关切。你可以放心,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履行你的重大职责。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迪奥·弗雷塔斯·多马拉尔先生阁下所作的出色工作。

我还要特别赞扬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可为名符其实的冷战后时期的第一任秘书长,为此他不得不同与本组织创建者们的思想和用意相去

甚远的各种问题作斗争。他在他在崇高岗位上,充分运用了清晰的眼光和目的感,以及出色的能力,以一种平易而精练的方式进行复杂的分析并说明事实。从两份意义重大的报告——《和平议程》和《发展议程》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了他的上述素质。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他以热情、尊严和正直,做了如他的一位前任所称的“地球上最棘手的工作”。

副主席萨姆哈尼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持会议。

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国父——班加班都·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曾在孟加拉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之后不久,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发言。他在发言中简要谈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基本重点和主要方向,并谈到了我们国内的优先任务。在一个经历了重大变革的世界里,上述信条至今仍然适用。正如班加班都所说的,我们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处和与各国友好的原则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政党人民联盟刚在不久以前通过大选的进程,二十多年来首次重新上台执政,正如我们领导人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所强调的,我们对和平作出充分的承诺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只有在一种和平的环境里,我们的人民才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同仍然困扰着许多人的贫困、饥饿、疾病、文盲和失业的祸害作斗争。自然,我们特别重视和强调在公认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我们区域的国家的睦邻关系。我们的愿望和希望同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属于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希望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我们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兄弟的成员国彼此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亲近关系。我们的目标同我们的发展伙伴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有友好睦邻关系并不就一定能够防止问题的发生。然而,有这些关系,就能保证在寻求方法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或任何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时候,使最好的政治意愿、诚意和善意充分发挥作用。采用这种方法会大大有助于任何分歧或争议的解决。

这个论坛也知道我们与印度关于共用恒河水的各种未决问题。水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孟加拉国来说,从河流获得足够的淡水,对农业、灌溉、渔业、河流运输、维持生态和环境平衡以及防止盐碱入侵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已在相互有信心和信任的气氛中与印度恢复了双边讨论,以便友好和公平地解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使我们合理的关切事项得到解决。

关于水资源问题,我想稍微偏离一下纯粹是国家也是双边的范围,因为淡水资源不足并不是,让我强调这一点,孟加拉国或我们区域独特的或特有的问题。即使从国际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自然资源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战略文件,到2025年,其人口超过30亿人的52个国家将感到水紧张或面临长期水短缺。这个问题与全球范围的淡水供应量有关,也同样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即便有大量的淡水资源,但它们可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或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因此,这个问题与有效的水源管理密切和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

水的问题并不是全球议程上的新问题,自1977年3月的马德普拉塔会议以来,已制定了与水有关的问题的各种国际方案。然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优先地位。《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规划了共用水源的国际行为准则,正如自然资源委员会战略报告中建议的那样,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项国际用水道德准则,以作为指南,帮助各国努力达成双边和多边协定。该文件还建议缔结一项关于淡水资源的国际公约,就象现在已有的关于生物多样性、臭氧消耗和气候变化的各项公约一样。该文件还特别强调联合国应制定关于分享这个地球上共有的淡水资源的各种原则和道德标准,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认真考虑这些意见。

再回过头来谈谈我国的优先事项,关于国内问题,我谨再补充一点,象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努力树立一个使人民,特别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具有优先地位的人类发展样板。我们将执行一项改革方案,其重点是我们的国内考虑:消除贫困和实现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各社会部门将受到特别注意。

1990年代是民主复苏的时期。我国政府坚信,坚持各种重要的原则和观点与为实现这些原则和观点而战斗同样重要,并可能更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通过各种体制和法律加强我们的政策。

在孟加拉国,应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在我国6月的普选之前通过修正宪法对民主体制和做法进行了重要的革新。在将举行普选的三个月前,政府将辞职,把权利交给一个无党派的和中立的看守政府,该政府由最近退休的首席法官领导,由按照他的建议指定的不介入政治的知名人士组成,指定这些人时并考虑各主要政党的敏感问题。这个看守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由一个独立的符合宪法的当局,选举委员会,选举自由的和公正的普选。在1991年和1996年都欢迎外国观察员前来完全不受阻碍地观察选举进程。国际观察员提交的报告可能有助于发现任何可能存在的缺点或差距,并载有作出改进的建设性建议。这些步骤是与国际间建立信任措施相同的国内措施。

当然,民主远远不止只是举行定期普选。这是连续不断的进程,甚至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精神气质,它首先表明是一种管理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孟加拉国人认为民主不仅是值得赞扬和追求的目标。从长期来看,民主的和负责任的政府能够提供最有效效的和稳定的手段来发展国家经济和为本国人民实现繁荣。然而,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即民主本身不可能是解决许多国家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万灵药。要有意义地处理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还必须具备有效的国际合作和支持性的外部经济环境。

我们确实已经把冷战抛在身后,现在的目标是赢得和平。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并应该包括构成文明的尊严生活的一切人类条件、需要和有利的环境。这与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是发展的另一方面。今天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紧密地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没有经济国际主义的政治国际主义只能比作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屋。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强调得最多的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单独实现最全面的发展。这是一个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显然可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

正如《宪章》第一章所述,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包括在解决具有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

中实现国际合作,同时成为协调各国在实现这些共同目的中各国行动的中心。

布雷顿森林机构自然是发展政策和研究领域里的主要角色。在我们看来,《宪章》条款中也有明显必要和充分理由使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和策略制订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联合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和决策的世界论坛。这个领域特别是振兴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起建设性和富有成效作用的地方。虽然联合国经济职能特别注重运作、福利和人道主义活动,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自然有更多调协和配合的必要。

在发展主题上,让我再次确定,辅助性外部环境是国家努力和政策必不可少的附加条件。贫穷可能是世界混乱的重要根源,必须通过,除了其它以外,把北方的资源持续的和增强的输送到南方国家来加以解决。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距正以危险的速度扩大。在1890年,每个欧洲人的财富是一个南亚人的两倍。今天,差距是70倍。在1960年,20%的最富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0%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到1989年前,该差距扩大到60倍。到1994年,只有4个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展援助会)会员国达到了联合国规定的将国民生产总值0.7%的作为正式发展援助的指标。发展援助会会员国平均数实际上从1993年的0.31%降到1994年的0.30%。最不发达国家占世界贸易量在20年中从0.8%跌到只有0.4%。

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应该继续在全球发展议程上得到特别考虑。199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中期全球审查指出我们的发展伙伴们在执行承诺中进展有限。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主动行动遭到与艰巨的结构调整项目、已是低水平的发展资源的降低以及极其少量的出口,外加有限的市场渠道相联系的问题的阻碍。迄今为止实行的减免债务政策仍然远远不足。我们敦促我们的发展伙伴采取具体和实实在在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欢迎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要求取消对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的障碍的发言。我们相信,在12月份即将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每一位参与者都将努力排除这组最易受害国家进行贸易的障碍。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几乎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因为繁荣,就象和平和稳定一样,最终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发达国家,对南方国家援助肯定是对一个更安全、更稳定,而且我不怀疑,最终是繁荣的第三世界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在道德上不允许,政治上与己不利,经济上起反作用。南方的期望和北方的繁荣绝对不是相互的排斥。

象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说的那样,联合国的力量取决于在旧金山的各位代表意见一致的程度。半个世纪以后,联合国仍为任何国际秩序必不可少的关键,它有独特的条件、设备和权威适合该角色。我想在此强调,一个有效和可信赖的联合国对较小和较易受害的国家比对较强的国家更为重要和更有关系。

在今天巨变的世界里,联合国及其体系提供比其缔造者们能够想象的更为广泛的希望。但是,象所有组织一样,联合国体系也受限于达尔文的格言:“适应或者灭亡”。因此,许多设想、努力和工作投入在使联合国更能适应和回应变迁的时代和要求,规划其未来路线和确定其新的着重点和优先任务。

联合国的责任范围应该清楚地包括国家之间的问题或议题,特别是那些具有广泛范围和全球影响的问题。环境恶化、人权、增长的人口、妇女和儿童的境况及其权利、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衰竭、毒品、移民、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国际商业中的腐败,在国际和平、安全和发展问题以外,很可能是联合国政策和活动的主题对象。当然,我们要一个既精简又集中,既开放又负责的联合国,具有专业管理制度和结构。

在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主题上,讨论了一系列提案,包括意大利提出的范围广泛的提案。对一个扩充的安理会的整体规模不应超出二十四、五的主意存在着大致相同的意见,如果不是一致的意见。至于扩充是否应该仅包括非常任类别或席位的两种类别,或甚至可能包括一个新的半常任类的统一意见仍然无法达成。我们认为该问题的三个方面应该予以优先考虑。

首先,较小的和更易受害的国家,按定义对国际安全构成不了威胁,在联合国内有最为重要的厉害关系。其利

益和关心事项在安理会的任何改建中不应受到忽略。经验也表明,没有既得利益的较小国家作为安理会会员在总体上起到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第二,任何改革和改组的目标都应该为着建立一个更加有效和有活力的安理会。这一方向不容偏离。

第三,关于决定新的成员类别和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目的衡量标准,应当恰当地考虑道德的方面。这应包括一个国家对《宪章》原则和宗旨的承诺、对民主政府和基本自由、人权的承诺和对联合国总的决定的尊重。

秘书长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最明显的象征和化身。我们认为他不仅是根据《宪章》规定的,联合国组织的主要行政官员,因为他还有重要的政治责任。一位前任秘书长认为,秘书长应该帮助“填补《宪章》和传统外交为保卫和平与安全所提供的系统中出现的任何真空”。

为提高大会、安理会和联合国系统的业务部门的有效性虽然正在作出努力,我们或许还可以考虑加强秘书长办公室的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值得考虑的一个想法根据大会总务委员会的方向建立一个委员会,秘书长可以就重要的行政和政治问题从中获得正式或非正式、集体或个人的咨询。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十分有用,特别是在保证大会的正当作用方面。

首先,它将保证秘书长和大会之间更加密切的相互作用和交流。第二,它可以为秘书长从体制的角度提供无偏见的咨询,并帮助他了解会员国的想法。第三,它有助于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任何改革和改组工作的目标都是为了加强联合国,使其在体制上更好地完成其使命。然而,改革只能补充要做《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它规定所批准的正确事的政治意愿,而不是取代它。多年来,每当联合国艰苦挣扎或遭遇失败时,其主要原因不幸往往是缺少政治意愿而不是由于不可克服的局部困难或体制上的缺失。

我愿简短地谈一下联合国的惨淡的财政局势,这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会员国有权利,甚至有责任要求自己的

款项得到最好的利用。然而,联合国要执行其职责也必须得到资金。我们欢迎美国承诺履行其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并将于五年期间交付其拖欠的会费。

今年早些时候在里昂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了某些改革联合国的有趣建议。这些建议提出了从取消重复、改进某些机构和委员会的有效性到合并并使某些方案更加合理等方法以节省开支。我毫不怀疑第五委员会以及也许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将认真地审视这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计划将这种改革中节省下来的钱投入发展方案中。

对联合国的开支的一项较为现实的远景是将联合国的预算和全国性和地方政府的某些活动的开支相比较。例如,1992年联合国的经常性摊派预算与纽约市消防部门的预算大体相仿。1994年,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一切紧急业务的预算为100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按世界人口平均,每人\$2美元。而同年花在武器上的开支是每人\$150美元。

虽然我们应该探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途径以便取得更高的成本效应,但我们也很难不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所提供的价值是花费不多的。联合国系统的维持和平开支的确是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一项投资。

裁军一直是在联合国具有高度优先的问题。特别是核裁军一直得到最高的优先考虑。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日益认识到有必要认真地解决这一问题。去年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以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都是实现核裁军的最终目标中令人欢迎的步骤。国际法院在最近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咨询意见中,强调了以下义务:

“认真遵循并完成导致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管制下的各个方面的核裁军的谈判。”

正如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一样,核武器必须禁止。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们已经成为时代的错误。它们不能加强国际安全,而只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危险。

对孟加拉国来说,寻求彻底和全面的裁军是我们的国策。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新成员,我们充分准备为达到此目标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孟加拉国和21国集团的大多数国家一起,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建议已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文件分发。我们接收两个核大国根据《第一阶段裁武条约》和《第二阶段裁武条约》,从其核武库中进行大量裁减。然而,令人不安的事实仍然是,即使《第二阶段裁武条约》至迟于2003年结束,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之时,存在的核弹头仍然比1970年时为数更多。十分明显的是,有必要尽快为缔结第三阶段裁武条约而工作。

维持和平仍然是联合国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领域。联合国近年来,的确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中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就,例如,萨尔瓦多、柬埔寨、海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特派团。孟加拉国为自己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感到骄傲。我们的维持和平人员在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洒下了鲜血,牺牲了生命。

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还有保持谨慎乐观的余地。我们衷心希望《代顿协定》将得到全面执行,这个饱受困扰的区域将恢复真正和平。孟加拉国将继续支持通过区域—级多边论坛实现该目标的所有努力。

中东的最近事态发展使我们大家感到关切。孟加拉国对西岸和加沙最近发生的暴力和屠杀情况以及向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表示的蔑视感到深为关切和愤慨。我们要求各当事方履行和平协定下的义务,以期在中东找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孟加拉国认为,这种和平将有助于产生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和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我们还再次确认我们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带来的承诺和支持。

从十分实际的意义上说,联合国属于整个人类家庭。多年来,它是强大的道义力量和正义影响。它仍然是使世界能够接近国际和平与繁荣目标的唯一可行的工具。由大小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机构本身证明人类的智慧及和平愿望。我们十分深信并希望,在今后重要的年月里,重



振的联合国将继续在决定当日超越性政策问题中发挥有效作用。

人民、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歧可以并且的确存在,然而它们均有同样远见、希望和期望。全球的善良男女必定同样向往持久和平与幸福。

五十年前,一位伟大的世界领导人、《大西洋宪章》作者之一和最初使用“联合国”一词的人之一发出激昂的和平呼吁,当时他写道:

“我们面对一个重要事实,即文明若要生存,我们必须发展人类关系科学——各种人在同一世界中和平地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的能力。”

罗斯福总统没有活着说这些话,他为本来是他最后一次讲话写了这些话。他的话甚至在今天仍然十分有意义。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代表团团长叶尔达尔·库利耶夫先生阁下发言。

库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俄语发言):我愿代表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长发言。

首先,允许我祝贺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当选担任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务,这表明马来西亚的权威在国际领域得到承认。我深信,在他干练的指导下,大会将书写联合国史册中另一个卓越篇章。

我还借此机会向大会上届历史性的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深表谢意,他出色地领导了大会工作。

阿塞拜疆共和国特别重视主要在各国内严格遵守国际法概要根本性原则并在全面的国际安全制度基础上创立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安全必须考虑到无论其面积或人口的所有主权国家的利益。任何一国不应以损害另一国的方式确保本国安全。

在20世纪末变化了的世界中,后阵营时期的兴奋开始让步于一个清醒的认识,即人类现在面临日益全球性的严

重问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侵略性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贩卖和环境污染是必须通过联合努力解决的共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会员国的统一行动将有助于更快识别解决这些严重问题所需的真正机制。

阿塞拜疆欢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通过,它最近开放供签署。人们好几十年力争达到这个已实现的目标。它是对不扩散核武器,尤其是普遍裁军的重大贡献。

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并争取实现最高的人类价值观念,以海达尔·阿利耶夫总统为代表的阿塞拜疆政府在统一了国家之后,坚定地沿着民主改革的道路前进,因为只有基于尊重公民权利和人类自由的和平与民族和解的气候才能确保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并创造有助于同全世界正常交往和我国实现民主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标准的条件。

但是,我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亚美尼亚共和国侵略的严重影响。阿塞拜疆大约20%领土被占领,对城镇和村庄的占领和掠夺,包括从住户、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和社会部门拿走的成千上万的物品,仍在给阿塞拜疆造成严重损害。在被占领领土进行了“种族清洗”。国家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数目超过了一百万大关,这个数字对一个总共有75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

但我们仍然认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进程框架内进行和平谈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对此,阿塞拜疆尽管其土地仍被占领,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依然存在,但仍然同意停火,该停火已持续两年多。

亚美尼亚共和国力求巩固其过去侵略所得,拒不承认阿塞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完全给作为解决问题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摸黑。这种拒绝已成为阻碍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

我要重申我们对解决问题的明确的妥协立场,该立场将确保无条件和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欧安组织有关冲突的各项决定。我们提议加快明斯克全面解决

问题进程步伐的一揽子提案包括三个内容：即亚美尼亚部队撤出包括舒沙和拉庆区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阿塞拜疆人口返回包括阿塞拜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区在内的前居住地；确保因武装冲突而受苦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口都在欧安组织部队监测下实现平等安全；以及保证给予构成阿塞拜疆的区域所有人口以自治。

1996年4月22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总统在卢森堡关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双边协定结论框架内举行了会晤，会上通过了一份联合公报，表明它们都一致认为，解决冲突将为区域稳定与安全并为该区域各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在对建立区域和泛欧安全体系问题进行思考同时，我们要强调，我们认为，即将在里斯本召开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构成了阐明不仅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而且还可能解决欧安组织地区其他冲突各项基本原则的一个真正机会。在最高一级的首脑会议最后文件有关规定可以为在欧安组织明斯克进程内和欧安组织目前所有其他调解努力中积极进行谈判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就国际关系改革问题已进行了几年的讨论，这些讨论都在不同级别举行并涉及国际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联合国作为主要国际组织，是收集和测验大多数构想的主要论坛，这些构想都涉及对世界近年来出现的各种进程及其为人类进步而加以实施可能性的认识和理解。

近年来，鉴于联合国会员国大大增加，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或更广泛地说，对其改革问题都进行了广泛讨论。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到保持甚至加强安全理事会充分回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能力的需要。

阿塞拜疆支持德国和日本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候选人。同时，常任理事国各区域公平代表权问题也不应在议程上消失。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特别是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提出了许多其他构想和提议，必须对此进行全面研究。

阿塞拜疆完全支持国际社会为回应近年来恐怖主义行径令人震惊的增长所作的各项努力。我们明确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径、方法和做法，其中包括那些危及国家间和各国人民间友好关系并危及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的行径，而无论它们发生在哪里，也无论由谁所为，它们都是犯罪和错误行径。阿塞拜疆支持成立专门的国际组织打击恐怖主义。

阿塞拜疆非常重视纳入全球经济系统的进程，并把它视为建立多层面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和开放民主社会的主要必要条件之一。为此，已通过立法，尤其是通过有关私有财产、自由企业、银行活动、保护外国投资等法律加强市场经济原则。阿塞拜疆同布雷顿森林机构积极合作，正在进行改革并执行各经济项目。为了形成转型时期的国家经济政策，已经制定并正在执行各项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改革货币和信贷制度以及制定价格和税收政策。还发起了一项国家企业私有化的三年方案。为了实现这项目标，阿塞拜疆积极鼓励外国投资，并采取了外国经济活动自由化、逐渐消除非关税限制和鼓励国家出口的一贯方针。

阿塞拜疆共和国同意联合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并实现财政正常化。在这方面，我要再次提请大会注意反映国家真正支付能力的公平分摊联合国预算会费问题。虽然我们对废除限额制度的原则决定表示欢迎，但我们仍认为，这一进程的长期拖延正在使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的新独立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这些国家为了还清欠联合国预算的债务，不得不削减已经非常可怜的对人口特别是对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的社会支助方案。

阿塞拜疆政府还谨提请特别注意，必须使新独立的各国家在联合国工作人员中具有公平的代表性。一方面我们认识到本组织目前正面临各种困难，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接受阿塞拜疆在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秘书处中仍然无人任命的状况。

阿塞拜疆进行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社会状况。然而，鉴于一个经济上处于过渡期的国家所面临的持续的经济困难，而且向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提供必要

援助的负担更为加重了这些困难，人民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月收入低于生存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极为重视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各捐助国提供的特别人道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包括促进阿塞拜疆受军事行动影响的若干地区的复兴和重建的援助。我们对向阿塞拜疆人民提供的援助深表感激，同时我们呼吁捐助国不要降低援助规模。

我相信，联合国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促进实现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存，并加强各国愿望和人类共同福利相互依存的概念，从而创造条件，促进各国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增强和加强联合国工作的潜力是存在的。我们日益看到，本组织在扩大其活动范围，本组织超越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传统概念的界线，承担起了更加多样化的任务。今天，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参与了选举协助、提供特别人道主义援助、人权监测、立国协助以及创造条件促进各国可持续发展等活动。

最后，我谨回顾一段名言：“最美好的世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世界，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因此，让我们团结起来，建设这样一个世界。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英霍先生阁下发言。

英霍先生(柬埔寨)(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以柬埔寨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阁下当选本届大会主席。他的当选是对他的专业精神的赞赏，也是对他的国家——马来西亚——的赞赏，柬埔寨与马来西亚传统上享有密切和和谐的关系。我国代表团深信，伊斯梅尔大使将以他的才能和经验，以他的聪明才智指导我们这届会议的工作，使其圆满结束。

我国代表团还祝贺并感谢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他成功地主持了大会第五十届会议。

我还谨借此机会深深地感谢柬埔寨王国应该对他心存感激的人，他在我国和平进程中发挥了作用，这个人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出色地、真诚和无私地完成了这个崇高使命。

(以英语发言)

即将到来的10月23日将是签署《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五周年。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将进行全国性庆祝，以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签署该协定的目的是通过在我国恢复和平和促进民族和解，

“维护、维持和捍卫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中立和民族统一”。(《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DPI/1150-92077，英文第3段)

柬埔寨人民将永远铭记国际社会为其所作的牺牲，特别是为我国和平和民主事业献身的知名人士所作的牺牲。我们确实深深地感激所有这些人，并且感激他们继续支持柬埔寨的建设和发展，使柬埔寨再一次立于国际大家庭之中。

诺罗敦·拉那烈王子殿下和洪森阁下所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是在联合国1993年5月所组织和监督的自由和公平选举中产生的。这个政府现在仅仅只有三年，但由于柬埔寨人民的决心，由于这个世界组织及其各机构、以及各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提供的宝贵的援助和支持，柬埔寨的重建工作正在突飞猛进地进行。

在“和平纲领”中，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谈到联合国需要认真考虑冲突后建立和平的各种需要。象柬埔寨的经验所表明的，这是复杂和多方面的过程。秘书长在柬埔寨的代表尊敬的本尼·维迪奥诺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

“冲突后建立和平并不只是聚集一些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活动。它需要一种整体概念，包括政治、机构、法律、经济和社会目标”。

这种整体的处理方式也很快得到皇家政府的承认。在举行大选九个月后，它于1994年2月开始执行柬埔寨复

兴和发展全国方案。同时,它成功地确保了政治稳定、加强了安全并实现了迅速的经济恢复,这反映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相当高的7.6%,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5%,以及在1995年全年国家货币兑换率保持稳定。这些数字再加上开放的投资法和较低的287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的鼓励因素,特别是因为柬埔寨现在在与美国、欧洲联盟和世界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中享有最惠国地位。柬埔寨希望很快获得普遍优惠制。

在谋求实现其结构改革和发展目标并同时改善其公民的生活质量方面,皇家政府认识到需要保护环境。柬埔寨已成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防止荒漠化的条约》的缔约国。政府时刻牢记它有为本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利益保护柬埔寨的丰富自然遗产的责任。因此,正如第一总理在今年7月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协商小组会议上所说的,皇家政府致力于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一个联合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实施可持续的和有透明度的森林政策。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发展需要有安全,与红色高棉有关的问题必须通过他们重新结合到国家社会中以及通过长期的农村地区发展政策来解决。靠近西北边界的军事行动目的是逐渐减少他们所造成的麻烦并使他们认识到应该加入国家社会。民族统一仍然是柬埔寨政府的目标。红色高棉核心组群最近大规模反叛表明皇家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

皇家政府承认柬埔寨最近的悲剧性历史要求采取特别措施以确保对人权的保护和不恢复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它执行了一项确保对柬埔寨的所有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而无种族、性别或宗教方面的歧视的积极政策。在这些努力中,它得到了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的技术援助,皇家政府对此深表感谢。柬埔寨特别承认秘书长人权特别代表托马斯·哈马尔贝格大使的宝贵贡献。

柬埔寨王国认识到,人权包括政治权利,因此,它通过了一项自由民主和多元化政策,其内容载于1993年通过的王国宪法第51条中。这包括自由行使政治选择权。皇家政府根据它对宪法所作的庄严承诺,正在为在1997年举行

地区选举和在1998年举行全国选举作准备。为此目的,它欢迎国际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及国际观察员。

皇家政府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就使它有信心努力争取实现它所宣布的以下目标: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和一个确保社会利益的市场制度,以及确保国家经济在区域一体化的范围内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柬埔寨在今年4月正式提出要求要在1997年7月之前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正式成员,这是因为它认识到,东盟是在东南亚区域和整个亚太区域实现和平、安全、稳定、分享的机会和共同繁荣的工具。

柬埔寨还注意到,东盟区域论坛是世界各地的大小国家坦率而友好地讨论所有参加国共同关切和关心的安全问题的宝贵场所。事实上,东盟区域论坛已经提供了一种彼此信任感,这反映在参加国的所有高级官员和高级代表都能无拘束地参与讨论。这可以看作是预防性的和静悄悄的外交的第一步,以便为在今后几年中在作为东盟特点的传统的一致原则的基础上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铺平道路。

柬埔寨感到特别自豪的是,它通过在1995年12月15日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而与该地区所有国家达成共识并为该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作出重要贡献。这标志着在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方面的实际进展。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审查该条约的《议定书》,所有核武器国家将根据东南亚各国人民在世界这个地区实现无核武器区的愿望加入该条约。

柬埔寨对核武器问题的立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世界和平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完全禁试将导致实现彻底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柬埔寨王国对它能够共同提案和签署被认为是促进核裁军的重要步骤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感到自豪。这是我们这一代能够为使后代免遭世界性大屠杀的可怕前景而作的最有益的事情。

在我们解决《全面禁试条约》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时,我们不应忽视世界各地的地雷问题。柬埔寨是世界上遭此武器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柬埔寨皇家政府

和人民对所有那些慷慨地帮助我们努力使我国摆脱地雷灾难的捐助国表示极大的敬意。但是,在我国接近西部边境的边远地区,有多少这种数以百万计的冷酷无情和寂静无声的敌人仍在等着我国轻信和无辜的平民呢?禁止它们是一项简易的工作。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全面根除这种武器。

今年四月,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在1980年常规武器国际公约审议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各国和各国人民、国际组织、国家和政府以普遍协商一致的方式采取具体措施,以尽快明确地取缔地雷的生产、出口、使用和销售。

因此,柬埔寨王国对第三次东盟区域论坛会议发表的主席声明感到满意。这次会议于今年7月在雅加达举行。关于在全球消除杀伤地雷问题,东盟区域论坛欢迎几个国家决定暂停和禁止生产、出口和在作战时使用这些武器。它认识到,在冲突发生后,有必要加强国际上对探测和消除地雷以及帮助受害者的努力的支持。柬埔寨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加拿大在本届大会上的倡议,并完全支持人们提出的决议。

主席先生,我谨通知你和各贵国代表团,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洪涝灾害,这场灾害影响到130万人民,也就是我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我愿代表柬埔寨皇家政府和我自己真诚和深深地感谢那些向我国灾民立即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友好政府。我也愿借此机会请求我们的其他朋友帮助缓解这场灾难。

柬埔寨王国认识到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诸如麻醉品贩运和其他跨越国家边境的犯罪行为上。这类犯罪行为可以如此密切地影响到我们每位公民的生活和损害我们的社会结构。如果不通过交流信息和协调立即进行管理,此跨国问题将不易得到解决。贩毒是尤其需要人们紧急关注的问题。

通过柬埔寨领土贩运毒品的数量迅速增加,柬埔寨王国便是其中的受害者。但不幸的是,柬埔寨目前缺少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技术和财政手段。然而柬埔寨重申它坚决承诺通过有效国际合作来控制毒品问题。柬埔寨

皇家政府愿诚挚地感谢美利坚合众国根据《美国—柬埔寨反麻醉品协议》向柬埔寨提供的有利支持。

柬埔寨高兴地看到,第三次东盟区域论坛会议决定在其下届会议上审议贩毒和其他有关跨国问题,如包括洗钱在内的经济犯罪问题。这些问题将对本区域各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通过联合国的斡旋,解决问题的多边途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信息来源,并突出了我们许多公民时刻放在心上的问题。过去在开罗、哥本哈根、北京和伊斯坦布尔召开的首脑会议对促进性别平等作出了贡献,而且认可了妇女和儿童的作用、通过保健和提供充分的住宿来提供生活质量、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问题。

国际社会各成员关注的另一个极为重要,而且也许是根本的问题一定是穷国和富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及其对发展中世界公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的性质、组成和健康。然而,确定世界经济形式和性质等重要决定却远远超出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范围。

自1992年在雅加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世界经济得到了迅速和坚实的恢复。不稳定更快地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特别是扩散到目前更易受外部因素伤害和对外部因素更为敏感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不分国家边境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自由的流动,日益走向全球经济的趋势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起落几乎可以立刻影响到世界每个角落。对于许多较贫穷的国家而言,这已导致他们国家债务的增加,其结果是造成这些国家公民日常生活更加不稳定。

对以下这样的国家而言,竞争的概念是不现实的。这些国家在一开始就负有极其沉重的债务负担,获得技术的途径有限,而且其人民迎接全球经济挑战的能力不够。柬埔寨强烈希望,通过联合国,我们能够大大帮助缓解这种局势。对世界社会中的许多国家而言,这种局势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的地步。

因此,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将能得到充分考虑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也必须把

发展合作放在联合国的使命、作用和职能的中心位置。为此,联合国本身需要开始改革进程,以便能更好地应付新的全球经济状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应该发挥关键作用,作为联合国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领域的焦点。尤其是贸发会议需要研究世界经济的趋势和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影响的趋势和问题,并且提出能够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政策与措施。比如,普遍优惠制(普惠制)捐赠国应该简化和协调关于原产地的规定。同样,附加在国际贸易、发展援助和投资上的一切政治条件应该停止。它们事实上代表着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

(以法语发言)

柬埔寨代表团对联合国今天的财政危机深感关切。柬埔寨资源不多,但是打算履行自己的责任,尽其所能减缓财务危机。但是,如果本组织要继续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存在,就必须找到一个公平和公正的解决办法,考虑到全面改革联合国结构的需要,反映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迅速变化。

联合国的广泛改革和改组工作也必须延伸到安全理事会,以确保安理会的工作既民主又更加有效。柬埔寨尤其支持进一步密切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关系,使安理会进一步对大会负责。必须把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中的改革放在优先地位,以便更好地应付挑战,在全球化的情况下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重点。

作为1956年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发起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之一,柬埔寨一贯努力促进会员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寻求同时给全人类带来社会正义的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发展。

我国国王陛下在不结盟运动创立三十五周年之际致函强调,不结盟运动目前正面临与运动创建时不同的挑战。许多国家独立和自由的崇高愿望已经实现,但是正如国王陛下所说:

“我们的大多数会员仍然必须处理由失业、贫困、饥饿、干旱、地雷、文盲、森林损失、种族歧

视和恐怖主义造成的巨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设法裁减军事开支,减少地雷生产,以便把我们的国家资源用于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近年来,世界已经在加强区域安全和政治稳定方面目睹若干发展。首先,柬埔寨王国愿衷心欢迎菲律宾南部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设立和棉兰老和平进程。我们充分支持菲律宾政府和莫罗民族解放阵线1996年9月2日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些协议无疑将为结束菲律宾南部的冲突作出贡献,给棉兰老带来持久和平,给兄弟的菲律宾人民带来繁荣与民族和睦。

柬埔寨欢迎《代顿和平协定》,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其他有关国家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总纲要》(纲要协定)。

柬埔寨欢迎车臣战争宣布结束,进而结束了交战双方,特别是无辜平民的痛苦。

柬埔寨欢迎中东和平进程1995年8月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之间《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的执行,1995年9月28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1996年1月20日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选举,以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1996年5月在塔巴开始关于最后地位问题的谈判。柬埔寨呼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牢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它自己的民族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权利。

我国对于阿富汗最近的局势深表关切,那里的战争继续带来死亡和破坏。我们希望阿富汗兄弟能够克服他们的分歧,不久找到对话的道路。

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柬埔寨支持朝鲜人民在1972年7月4日的《朝鲜半岛非核化联合声明》和1992年2月的协定中提出的原则的基础上争取统一的努力。我们也欢迎拟订一份最后和平协定,促进朝鲜半岛牢固和平与安全的倡议。

关于非洲，柬埔寨皇家政府欢迎大会通过第49/42号决议。我们认识到非洲各国在为其各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方面面临的巨大困难。柬埔寨呼吁迅速执行《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巩固非洲经济多样化的努力。我们希望，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捐赠国的帮助下，伟大的非洲大陆能获益于它可以利用的机会，加入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可持续发展是摆在世界所有国家面前的一大挑战。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科摩罗外交、合作与外贸部长奥马尔·赛义德·艾哈迈德先生阁下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科摩罗)(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向主席表示，科摩罗代表团由衷祝贺他引人注目地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我国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对他的当选感到高兴，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国际社会对他伟大和友好的国家马来西亚的一致赞扬。科摩罗与马来西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与友好关系。这一选择也是对他作为一位受到所有人尊敬的资深外交家具有的个人素质的赞扬。

我还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深切感谢他的前任、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以奉献精神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这位和平、团结与正义这些崇高理想的坚韧不拔捍卫者为了我们这个组织的利益持续作出的努力表示他受之无愧的赞赏。

我国完全拥护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雅温得宣言》。该宣言建议推选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连任。

去年联合国热烈纪念了它的五十周年。不止1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庄严重申了维持和平、和平解决争端和加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理想。在该纪念会议上通过的《宣言》所有国家都确认了联合国必不可少的作用。因

此，世界各国最高领导人还要求改革联合国，使它适应当代的要求。

客观地分析使我们看到，联合国的结构不再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合拍。当今世界正在经济、政治和地理方面不断发生变化。在目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科学和技术使通讯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各国的相互依存正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民主是挽救世界各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在这个时代里，联合国完全不能也不应是一个机构长期为某些国家控制，使大多数国家只能暂时参加它的工作。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按照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行事，那么安理会的改革势在必行。在这方面，意大利提出的有关安理会改革的建议在中小国家参加安理会工作的可能性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有价值的意见。

无人否认联合国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与统一的全球社会方面的重大作用。但每一个人都记得，它初建时的历史条件。在我们看来冷战的结束、一些有关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公约和条款的制定是确保建立一个和平世界的道义价值。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命权和享有福祉的权利将战胜野蛮和残暴势力。

在第三个千年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是解救人民和消除贫困的唯一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为帮助那些在每天从事对付不发达的斗争时需要捐助的国家所作的大量工作。

不屑回顾，在过去五年里，联合国发起和组织了一些专题会议，以确定能够给各国决策提供指导的解决办法。这些会议包括纽约世界儿童首脑会议、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最近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我们还有理由希望，将于今年11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将在这个重要领域提供有效的指导。

联合国的缔造者牢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暴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将法律和对话至于最高地位的工具。

不幸的是,当代的其他灾祸,例如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占领和内战却继续在国家内部挑起战火。

这些新的战争的受害者与昨天的战争的受害者相同——妇女、儿童和老人。

过去几天里,因以色列新当局策划的挑衅引起的暴力的重新出现使和平进程遭到动摇。这一进程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建立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权利。

对我国而言,恢复和平进势势必牵涉到以色列部队撤出被占领的戈兰和黎巴嫩南部领土的问题。关闭阿克萨清真寺下面的隧道,是降低紧张局势和制止暴力的必要条件。在中东过去30年的战争中,受害者一直并仍然是平民。谁也不会忘记海湾战争和其对有关各方的影响。

我国敦促伊拉克寻求一种将保证其邻国和平与安全的办法,它还包括尊重科威特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被伊拉克拘留的科威特战俘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它的解决将发出愿意缓解的信号。

伊朗非法占领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也是世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不遗余力地以和平方式收复其领土的这一组成部分。

对利比亚和伊拉克人民实行的禁运引起我国的关注。本组织必须寻找各种方法和手段,以使有关各方能够开始旨在找到解决办法的对话,这一办法将减轻这些国家平民的痛苦。

民主和多种族南非的出现以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恢复和平,不应使我们忽视非洲大陆仍然是一个冲突场所的事实。我国同国际社会一样,仍然关注布隆迪局势的恶化和暴力的持续。只有恢复立宪秩序和共和法制,才能缓和紧张局势并促进布隆迪全体人民之间的对话。我们鼓励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旨在和平解决的调解努力。

最近有关利比里亚的《阿布贾协定》,为和平带来一线希望,但条件是各派系遵守目前的停火并参加解除武装和遣散部队的行动。

塞拉利昂政府和革命统一战线承诺进行谈判,以结束该国不幸的兄弟残杀式战争。我们只能鼓励这种行动并赞扬科特迪瓦的调解。

索马里的局势应得到特别注意。它表明了国际社会无能力找到解决索马里悲剧的可行办法。

西萨哈拉问题还需要本组织进行深入的审议,因为该问题涉及到保障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即摩洛哥王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幸运的是其他冲突正在结束。因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近的选举标志着巩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一个决定性新阶段,这是使长期受战争破坏的该国能够进行国家重建的唯一条件。

世界已成为充满其居民之间不平等现象的地球村。实际上,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发展战略并未消除把穷国和富国分开的差距。对《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纲领》进行中期审查,使人们得以注意到该纲领尽管有经过协调的优先任务和目标,并未取得对发展的理想影响。但我们敢于希望:补充该新纲领的《联合国系统范围非洲特别倡议》,将会促进该进程并使非洲加速并入国际贸易体制,现在,小国只能期望其原料价格下跌以及债务负担日益难以承受。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小岛屿国家,属于最不发达国家,是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之一。因为除它的有限自然资源和高昂的国际运输费用之外,其他政治和结构限制也遏制住其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近代史的特征是一系列悲剧。大会自然还记得,1995年9月继雇佣军侵入我国之后,发生的严重事件。这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慨,给我国带来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灾难。从国外煽动起来的多次旨在破坏稳定的企图使科摩罗人民深受其害。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确保这种属于另一时代的做法在全世界停止。

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对法国的深切谢意,它在科摩罗政府根据两国间防御协定提出要求后进行的军事干预,使



我们得以击败雇佣军。在同一情况下,我高兴地高声感谢非洲统一组织在恢复立宪秩序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感谢联合国以及所有为组织首次自由、民主和透明选举的远近国家,这项选举使穆罕默德·塔基·阿卜杜勒卡里姆总统担任我国最高职务。

对科摩罗各种状况的这一简要概括,表明了新当选国家元首继承了一个灾难性局势,其特点是过高的外债、空虚的国库以及数月以来未支付政府官员工资。

然而,塔基总统在人民中间的合法性以及科摩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使他更加坚强,他在6个月内拟订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方针,以消除妨碍在科摩罗建设一个民主、繁荣和独立的社会的障碍。在经济和财政领域确立起一项广泛计划,包括财政稳定措施、国家审计、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以及收回动产和不动产。结果是可喜的,科摩罗司法制度首次处理了腐败和贪污政府资金的案件。

在这一系列改革中,私营企业占据首位。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正脱离它在很多部门的垄断,把这一垄断移交给带来增长的富有活力的私有化进程。

同金融机构以及科摩罗的发展伙伴建立了官方联系,以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确立结构调整方案以恢复我国的信誉。

在社会领域,除其他外,国家教育和公共卫生部一级的各部门调动了力量以恢复这些十分敏感和至关重要的部门。计划在12月在科摩罗举行关于教育的国际会议,我们邀请所有友好国家、国际和区域机构参加这一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动员必要的资源,为满足科摩罗青年期望的教育筹措资金。

在政治和机构部门,小政党不可思议地剧增以及没有效力和难以执行的临时宪法严重妨碍了新的民主进程。因此,由官方承认的25个政党中的18个政党所组成的新的总统多数党已经合并为一个大的全国政治运动。由国内所有积极力量——政党、工会和人权及环境社团——所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正在进行修订宪法的工作。它们的草案将

在本月提交给科摩罗人民,通过一次公民投票获得批准。一俟其获得通过,便将举行立法和区域选举,以便为国家建立议会并为各地区建立市政机构。

在独立21年之后,科摩罗仍然在建设中。穆罕默德·塔基·阿卡杜尔卡里姆总统明白利害攸关的是什么。他知道,我们必须首先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是他也知道他可以依靠国际社会的有效支持,尤其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我们重申我们对它们充分信任,并深切感谢它们为科摩罗的发展所作的努力。

我在这个讲坛上郑重呼吁国际社会向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不能不提及科摩罗的马约特岛问题,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入第五十一届会议议程。在适当时候,我将详细陈述事态发展,并表示希望,在过去6个月科摩罗所发生的民主变革之后,该问题能得到解决。

二十世纪的尾声对我们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集体良知提出了挑战——这个世界应没有战争和没有贫困,不复存在不公正、暴力、毒品、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当然,人们可能说这样一个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谋取利益、保护主义和不容异己阻碍了进步并且妨碍了人类幸福。但是在科学、技术和医学上的进步加强了我们的乐观精神。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对一个更强有力和更民主的联合国,一个众寡法则在其中将与实力法则具有同等分量的联合国的信心得到了复苏。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现在我请帕劳代表团团长戴维·奥鲁克先生阁下发言。

奥鲁克先生(帕劳)(以英语发言):我极其荣幸在本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届会期间在联合国发言,我深信由于它通过了《全面核禁试条约》,它将万世流芳。

帕劳共和国赞扬并感谢那些将成为该条约签字国的国家,因为我们认为它对促进我们在地球上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贡献甚大。通过禁止进一步试验,该条约将有助于防止更危险的核武器的发展。此外,该条约将有助于防止其他国家获得现有的核武器。因此,《全面核禁试条约》虽然有助于使这个世界成为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更为安全的地方。

帕劳共和国承诺反对制造和扩散核武器,这种承诺是持久和坚决的。在帕劳人民于1978年通过我国宪法时,我们成为世界上由宪法规定的第一个无核国家。的确,保护我国公民免受这些恐怖的毁灭性武器之害,这是我国宪法的核心。

尽管并非每一个国家都将签署该条约,但是世界上五个公认的核大国——美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联合王国——都同意遵守《条约》的条款,而且包括帕劳共和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也已经同意遵守其条款,这使我国公民以及地球上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公民产生这样的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将免受这些带来灾难的毁灭性武器之害,并将免受这些武器对我们每一个人和对我们全球环境所造成的威胁。

因此,我要感谢所有出力为世界公民促成这一条约的人,包括核禁试特设委员会主席、荷兰大使拉马克尔,尤其是我们的近邻和伟大朋友、澳大利亚政府,它在联合国带头使这项条约成为现实。

我国的另一首要关切是在提供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环境的问题。这对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是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帕劳共和国对以下情况感到十分高兴:承认和确认人类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人类有权同大自然和谐相处,享有健康、有成果和有意义的生活。

但是,要保证这种确认变成事实,就必须在政府各级——特别是国际一级——采取行动。为了帮助每一个国家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向包括小岛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帮助它们执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会议作出的决定和建议。

帕劳共和国是太平洋上的小岛国,非常珍惜独立国家的地位和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因为这可以让我们就全球问题,如使世界摆脱核武器和保护我们的全球环境的重要性,发表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联合国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为各国——无论大小——提供一个论坛,就如此以最好的方式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并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已经作出确实努力促进区域和全球和平、安全和繁荣并为进一步推动这些事业而同别国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可以为整个联合国及其各个组成成员作出极大的贡献。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在他向美国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很可能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了解决。我们大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就是进行相互沟通,以便发现那些解决办法。联合国显然为这种对话和发现提供了论坛。帕劳共和国认为,邀请更多的人参加这些讨论会有助于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全球性问题。

给予《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压倒性支持已经恰当地表明,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可以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而协调那些有历史分歧的不和谐声音。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加蓬国务部长兼外交与合作部长卡西米尔·奥耶·姆巴先生阁下发言。

奥耶·姆巴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加蓬政府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发言。

象前面的发言者那样,我也想起这次会议是在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刚刚一年之后举行的。去年,我们曾多次审查了我们活动的最终结果。幸运的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必须共同寻求办法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以便通过确立谈判和合作的有效工具,防止冲突爆发。

我们都参加了联合国,并对联合国抱有信念,因此对我们大家来说,联合国是为共同理想服务的宝贵工具。这

一点已经在通过务实精神取得的一些积极成就中得到反映。我们从我们的评估中得到的极其重要的教训是：尽管联合国尚未能战胜它面临的所有挑战，但它仍然值得我们对它寄予希望。

因此，来自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每年都利用大会常会提供的机会，审议当前的主要关切，并确定新的目标。

但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代表加蓬代表团衷心 and 热烈地祝贺拉扎利先生被出色地选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主席。这是对他的国家马来西亚的赞扬，也是对他的个人素质的承认。我们衷心祝愿他成功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还要向他的前任、葡萄牙外交部长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表达我们的谢意和满意之情，因为他在第五十届会议期间，非常出色地履行了他作为主席担负的工作。

在此，我要重申加蓬政府支持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为完成本组织的各项任务而进行的全部工作，并支持他在履行他的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力和权威，他的工作和他的表现恰好与制订联合国改革措施相符。他为本组织带来了荣誉，是非洲优秀的儿子。正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各成员国在1996年7月的雅温得首脑会议上所说的，加蓬希望他会继续他的工作。

建立基于主权国家的真诚和积极合作的持久和有秩序的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使命之一。在我们这个相互依赖但却支离破碎、多极的世界里，联合国必须发挥一个更加坚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建立政治和经济国际新秩序方面。它必须帮助我们纠正自1980年代末以来世界一直陷于的总的不平衡现象。

各国主权平等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原则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培养灵活而又有活力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超越强权关系，并使本组织能够实现其普遍性的目标。这正是我们在改革联合国方面必须采取的方法。许多国家已经作出了贡献，也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这已经反映在为上述目标建立的各个工作小组的报告之中了。加蓬为此感到高兴。

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的时刻，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曾经说道：

“应改革安全理事会，以便接受本组织的目前特点”。（《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36次会议》，第13页）

我们认为，改革联合国还必须包括对它各个附属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便避免它的运作和各个方案中的重复现象。

关于加蓬的立场，我们要概述三点：第一，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又不使该机构变得庞大是适宜和可能的。第二，根据这种假设，非洲应至少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第三，应根据以后确定的方式由非洲所有国家轮流担任常任理事国。

这个改革的复杂性以及它所涉的许多政治、经济和财政问题不应该阻止我们确定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结构。安全理事会相当多的决定影响到非洲，因此绝不能安理会这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重要的机构里仍然没有这个区域的代表。在改革方面，加蓬支持各项合理化目标以及把各种活动组合起来，只要这能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力。

我们必须把建立一种改革的国际制度视为具有优先重要性，这种制度能够使世界免遭破坏了交战各国经济的屠杀性冲突，这种制度能够纠正不发达现象，保护环境以及在全球防治诸如艾滋病和疟疾这样的流行病，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能够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打破阻碍和发展的各种障碍的国际制度。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只有通过这些努力并在这些条件下，本组织才能够确保世界持久和平。

议程上的另一个重要事项是在和平的气氛中在充分尊重基本人权的情况下解决与发展以及与社会进步有关的各种问题。多年来人们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鉴于这些问题对我们的未来以及对联合国的未来具有决定重要性，国际社会必须动员起来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

更广泛地说,现在已是时候,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恢复联合国的政治活力以及它现在仍缺乏的手段。显然,这样我们就有许多事可考虑。

现在我谨强调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一些事项,诸如和平与发展。

对话虽然不是实现和平的保障,但却是其先决条件,人类社会要发展和繁荣对话是必不可少的。我不仅是指外交关系的文明对话,这种对话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也指能够产生一种文化——和平文化——的对话。确实,当一切都是基于暴力时,对话是不可能的。正如鲍里斯·帕斯特纳克所写的,“一个人不可能靠暴力战胜其他人。”

班图人民重视对话。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加蓬总统在这个讲台上说:

“我希望提议南方和北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应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建立长期对话。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办法。(《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36次会议》,第14页)”

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不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国,并一致认为要满足这个多种多样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各国人民的需要就必须进行对话和团结,那么就能够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对话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诚实的和建设性的对话的时代。

我们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继续共同努力,尊重人类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念。我们必须谴责和结束政治暴力、经济边缘化和社会非正义现象。必须再次开始对话:在非洲、在大湖区域、在利比里亚和在索马里,并且也在中东、在前南斯拉夫、在塞浦路斯以及在车臣——在一切需要进行对话的地方。

加蓬正在为建设这个宏伟的和平大厦作出贡献,并将继续作出贡献。我们坚持《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的义务,以及这样做的利益,在于执行这项任务。历史教

会我们,在贫困、紧张和战争的大海,没有任何国家有希望能始终是一个和平岛屿。

我认为,必须加强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领域的活动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各种建议,以使秘书处具有旨在防止冲突爆发的早期预警系统。

我们相信对话,我们不屈不挠地追求和平,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向加蓬提出要求,它总是同意参与解决邻国国内冲突的斡旋活动,其目标是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

1996年1月加蓬作为东道国主持了一次旨在实现乍得人内部和解的圆桌会议。1996年3月,在几名国际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又使我们的安哥拉兄弟加强了他们今后事业的基础。在这两次行动中,目的是解决分歧和消除误会。对加蓬及其总统来说,重要的是打破不信任的围墙,这个围墙阻碍就解决这些危机达成真诚的和持久的协定。

我们不能宣称已取得了胜利。在许多国家和平进程是漫长的,并经常出现倒退,这些倒退可能延误或威胁到和平进程的完成。由于这个原因,国际社会必须鼓励和支持那些为建立和平选择了对话道路的交战的兄弟们。还必须促进诚意,诚意将使交战各方能够解决它们的冲突。非洲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追求的和平不仅需要对话,还需要其他有益的主动行动,诸如裁军和非核化。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去年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样,我们为非洲国家于1996年3月在开罗签署了关于使我们大陆非核化的《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的《佩林达巴案文》感到自豪。最后,我们热烈欢迎大会于1996年9月10日通过了《全面核禁试条约》。昨天我代表我国签署了这项条约。

中非国家已决定协调它们关于常规裁军的政策,以便建立一种常规武器登记制度。这项次区域事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次区域各国的意志,而且取决于是否能够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政治支持和援助。

和平也是建立信任措施的成果。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和有效地使用预防性外交,将使非洲能够驱除带

来死亡的冲突幽灵。联合国中非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正在为此而努力。它刚通过了一次重要考验,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二届常会上庄严签署了一项不侵犯条约。这项重要的预防性外交措施表明,中非各国政府打算使对话在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方面占有头等重要位置。

次区域国家元首签署的这个条约证明了中非国家赋予中非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加蓬政府感谢大会通过一个信托基金对该机制的支持,而象日本这样的慷慨捐助国已开始向该基金捐款。

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特别届会上,邦戈总统根据一个加蓬谚语引用自然的例子时说:

“动物要喂饱,原野才安宁。……也只有在世界人民得到了他们应享的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尊严和最大的尊严以后,和平和谐才会有机会终于在地球上出现”。(《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届特别会议,第2210次全体会议》第19段)

发展肯定是和平的必要条件。我甚至想进一步地说它是和平的内在成份。

尽管非洲和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搏斗了二十多年,可以有把握地说从此以后它将顽强地和勇敢地进行其复苏所必需的改革。

不过,非洲国家只有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充分支持才能在这个方向取得进步。

若干国际会议的行动计划所确立的持续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标都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它们的共同标准。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相类似的急剧变化时代。经济、信息和通讯的全球化正在改变国家间的关系和增加相互依赖。

在这些趋势带来巨大的希望同时,它们也引起许多关注,因为全球化冲击对每一个国家是不同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大多数属于最不发达类别的国家,面临着一种令人担忧的经济形势。尽管有行动宣言和纲领,但资源尚未就绪。

国际经济和金融关系正在起着根本和迅速的变化,正如近年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已经进行并受我们欢迎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建立1995年创立的、正在加快取消自由贸易限制及其全球化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各地庞大区域集团的逐渐成立都是新的国际秩序的象征。

这种有利于一体化集中点的产生和巩固的书面在各个方面远没有给非洲国家带来好处,它们大部分从基本商品得来的收入仍然容易受到其无法控制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此外,我们大陆的沉重债务负担意味着我们区域由于债务偿还承受最大量的反向财政转账。

结构调整方案,尽管有好处,意味着人民要作出极大的牺牲。这些方案现在正在进行政治重新组合的国家内得以实行。因为民主运作的方式,想当然地认为公民支持拟议的这些方案。不可避免地,此举增加了社会提出的要求。对政府来说,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确实困难。

当然,要成为可信的伙伴,我们必须履行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复苏的要求。但我们有义务在制订和实行改革过程中纳入社会的需要。采取促进持续经济增长的措施,不应该影响我们筹措资金用于诸如公路、学校、医院、职业培训中心这样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

如果我们要提高我国人口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这种资金筹措是必要的。正如代表们知道的那样,联合国依然同情这种办法。不过有必要加以鼓励,确保其各机构也有同样的态度。

各国政府被要求在总体的、面向人民的发展政策中纳入消灭贫穷的策略。我们怎样实现这点?

在建立一种有利的经济环境时，国际社会必须支持所有愿意采取这种行动的国家努力。随着1996年标志着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的开始，在海外发展援助的框架内达成的共同目标和承诺现在必须成为现实。

不过，自1991年以来，这种援助实际上已经减少。私有资本流动全部集中在大约二十个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非洲金融共同体国家尚无私人投资的激增，尽管在1994年1月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大幅度贬值。

我们希望秘书长最近发起的《联合国系统范围非洲特别倡议》会保证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协助动员国际社会。同样，国际社会必须研究关键的债务问题，因为它危及我们各国的发展。

我国政府认为，处理债务的新方法顾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对其进行转换或者重新调整是根据《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协商一致精神缓解沉重债务负担、使其适应发展所必需的。

我们反对对发展中国家的任何区别对待或分类，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常常使加蓬不够资格获得它为其发展所需要的许多援助。

非洲人民和政府并非袖手旁观，等待着国际社会的援助。他们在不懈地作出巨大努力克服他们面临的危机。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提及非洲统一组织在支持我们的努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非洲统一组织于1991年6月在阿布贾向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提交了供签字的《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它了解到在新的国际舞台上多边关系要取代双边关系。

《阿布贾协定》于1994年5月生效，其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年10月份在阿比让举行。次区域经济共同体一直越变越强大。在体制框架外，这些经济集团正在执行货币、偿还方式、商业法、科学和技术能力开发、能源、环境等方面的共同方案。

在中非次区域，我们各国也投入了次区域一体化，我们将此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主要成份。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中非关税和经济联盟第三十届首脑会议自1994年12月20日至22日在喀麦隆的雅温得召开。1995年7月1日海关改革生效，1996年7月在利伯维尔签署了建立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一项案文，这些都是为了协调和加强各种区域一体化的努力。

这些是主要的想法，加蓬希望能通过其中之一为我们对国际社会今天所面临的主要关切问题的审议作出贡献。确实，其中某些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希望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在所有人的参加下继续进行，不被拖延，以便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提供公平和全面的保证。这些利益基本上是：参与确定联合国的未来；维持和巩固和平；进步；以及经济发展。

会员国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详细谈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关切。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有偏见，而是因为我们加蓬人相信，真正的和平不能在贫穷和匮乏中存在。罗马人曾说：“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准备战争”。

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无论从国内或国际的意义上说，我们都另有说法：“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准备发展”，因为发展和经济进步已经真正成为和平的面貌。

下午1时15分散会。